



對黃柏高 (Paco) 的了解，一般人大概停留在「金牌經理人」這個身份上。頒獎典禮上的「多謝 Paco」是一段佳話，每次總會不自覺地數一數，一晚到底出現幾次。不過自離開金牌大風、加入太陽娛樂後，「多謝 Paco」的神話黯然不少，名經理人除了搞音樂之外，還擔任電影製片人，投資飲食、足球、跑馬、高爾夫球等，閒時更應邀擔任嘉賓主持，全面經營娛樂事業。

Paco 目前首要的工作，便是全力發展電影，幫公司擦個招牌先。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攝：梁祖彝



Paco 的身份一向多變，音樂製作人、經理人、電影製作人等，但自他 2012 年加入新公司後，他愛以「IT 娛樂人」來稱呼自己。擅長捧明星的他，開始摒棄傳統的市場宣傳策略，反倒集中於網上、手機平台宣傳，以吸納年輕人為目標。

打造新人

年輕觀眾擅於利用新媒體、網絡去追韓追日，韓劇大熱，成就了千千萬萬個金秀賢，有人反過來追問，為何香港新生代出不了巨星。內地歌唱節目日行成市，一個《中國好聲音》，徹底擊垮香港年輕歌手的信心，原來好聲音有這麼多。

「香港的確有點後勁不繼。」Paco 說得坦白，但不代表香港出不了明星，「雖然已經過去了十年，但稍為成熟的也有謝霆鋒，之前還有吳彥祖、古天樂，現在張家輝、甄子丹也發展得不錯啊。」

韓星、日星、台星，個個靚仔靚女，而且大多從拍電視出身，但香港電視業停滯不前，年輕人想突圍而出，難之又難。「TVB 的電視劇從來都不是為年輕人製作的，這樣不會有改變，而音樂行業本身已經狹窄，個個都上網 Download，小朋友覺得聽歌不用付錢、也不用買，這個行業的支持度很低。既然知道沒有市場，唱片公司也不會投放大量資源去發掘好的音樂人，也沒有人參與這個行業，因為搵唔到錢嘛。」

人才難搵，但不代表可以坐以待斃，「去年我們找到了 J. Arie，她代表香港在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上，打敗其他七個國家的歌手，以新人來說，我覺得她前途無可限量。」男明星的話，Paco 心水也很清，看中了來自台灣的唱作歌手蔣卓嘉，準備在香港大力宣傳，「我們瞄準大中華地區，希望他能夠在內地、台灣可以做出成績，今年我會全力支持他。」除了發行、宣傳外，Paco 更進一步結合音樂與電影，譬如在製作電影時，會把部分角色留給旗下藝人去發揮。

音樂電影雙棲發展，但做音樂出身的 Paco 直言自己「骨子裡還是一個音樂人，這一點從來不曾變過。」眼見大家對《中國好聲音》、《我是歌

手》等綜藝選秀節目讚好不絕，認為香港歌手歌唱實力技不如人，他十分不解，「大家的觀念不對，你有沒有留意這只是一個電視節目，參賽者只是選人家的歌來做一個表演，大家就覺得唱歌就是這樣、技巧一定要超越其他人，這是錯的。聽歌是聽那首歌能否感動你，鄧麗君、王菲會不會這樣唱歌？是用歌聲感動人，不是要技巧感動人。」

發展電影

講到電影，Paco 也是一個老江湖，2003 年開始投資電影，如《行運超人》、《花好月圓》、《殺破狼》等，電影變相成為提升旗下藝人知名度的平台。加入太陽娛樂後，為了在最短時間內打造公司品牌，尤其在電影方面，單是去年便投資超過十部電影，當中不乏熱門之作，如《狂舞派》、《低俗喜劇》、《飛虎出征》，也有大型製作如《逃出生天》、《賭城風雲》、《掃毒》等。今年製作的《香港仔》即將上映，Paco 笑言，「可以的話希望多支持港產片。」不得不提預計今年十月上映、由林家棟監製的《殭屍劊房》，由太陽娛樂全力投資，「香港很少人拍喪屍片，也沒有電影公司願意投資，沒人試我們就試一下。」《殭屍劊房》籌備兩年，恰逢上年麥浚龍拍的《殭屍》收得好，更入圍多個電影獎項，Paco 更覺得當初投資拍喪屍片是正確的選擇。

不同於音樂製作，只要歌唱得精彩就可以預計新人是否有潛力，電影製作作用新人，承受的危機遠大於音樂，因為電影操作、觀眾口味太難預估。製作純港產片，一部戲開開地六百萬，回本的風險太高，「但我們必須有冒險精神。」要捧一個新人，按 Paco 的話說，最重要是有信念。「馮志強、火火、錢人豪等，我們很願意找新導演來拍戲。」

Paco 不排除未來電影製作所佔的比例會愈來愈多，「純粹投資很簡單，一個項目你有興趣便可以投資，一年十幾部不是問題，但要自己策劃的話，數目就比較少，畢竟要兼顧太多東西，分身乏術。」

且看未來，他還有甚麼新搞作。

黃柏高

音樂電影雙棲發展

影訊

文：伍麗微

學生闖林邊 拍短片獲獎



導演黃嘉祺 (左) 與攝影曾慶宏 (右) 伍麗微攝

數碼時代，人人都可以係攝影師、導演。香港早前便有學生膽粗粗，報名參加台灣金甘蔗影展，自費赴台灣屏東縣林邊鄉，在短短一星期內攝製一部十分鐘的短片，影片最後奪最佳導演、最佳攝影、最佳女主角三大獎項。

導演黃嘉祺與楊兩全在網上得知影展，報名後成功入圍，便聯同中大新傳系的同學及其他院校學生，組成一支十人的攝製隊伍，比賽前一個星期便到達林邊鄉，準備拍攝工作。台灣金甘蔗影展是台灣首個「現地拍攝、現地後製、現地影展」的影展，目的是關心鄉鎮，推廣高雄與屏東地方產業，參加者大多亦是年輕影像創作團隊。影展設於 2006 年，於高雄縣橋頭鄉白糖橋頭糖廠舉行，今年首次移師屏東林邊鄉，入圍隊伍共二十隊。

黃嘉祺笑言，去年已開始構思故事，由於影展並沒有限制題材或要包含在地元素，可以毫無約束地拍自己喜歡的題材。故事以台灣民俗為背景，講述一個女生小時候親眼看見自己的媽媽自殺死了，她長大後開了一間民宿，留了一個房間專給人自殺用，當一個香港男生來尋死時，女生跟男生的心境有了變化。「提起台灣，就想到民宿，會想到底會發生甚麼事。」由此衍生靈感，以男女生的感情變化為脈絡，加入懸疑元素，營造氣氛。攝製隊更邀請當地人，飾演其中的角色。

二十個團隊，其中八個來自香港，五個來自內地，其他均是台灣本地團隊。三地的年輕人各有各的文化背景，拍出來的東西也各有特色，溫情、搞笑、奇幻、懸疑，題材多元，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在固定時間、地點內完成短片，挑戰性大。

「屏東林邊鄉就像香港的大澳，地方不大，踩單車半天就可以走完，那裡沒有高樓大廈，沒有 wifi，我們要買電話卡才可以上網。」負責攝影的曾慶宏說。

林邊本身便是一個很有故事的地方，發展過程雖慢，卻經歷颱風、水浸等自然災害，留在鄉裡的老人家的生活狀態讓人好奇，攝製隊雖然拍了一個關於「房間」的故事，卻也實實在在地捕捉了林邊的環境、風景。而當地人也十分「給力」，當知道大伙需要演員時，紛紛表示願意參演。「我們沒想過反應這麼熱烈，以為是大家選我們，沒想過我們也可以選擇。」黃嘉祺笑言。

自費飛去台灣，在地觀摩、在地體驗、在地拍攝、在地製作，如何表達故事，如何拍好一個鏡頭，如何調動資源，對這群幾乎沒拍過片的同學而言，儼然是一個學問。「真的沒想過會拿獎！」

拍片不難，難的是要走出第一步。



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春天是留給青春的

三四月新劇季開鑼，叫人忙得不可開交。歐美劇集率先出關，《The Walking Dead》季終讓人失落了好一會兒，新劇未能補充這種空虛，翻拍再翻拍的《亡者歸來》(Resurrection) 一開場的天朝農村景象實被人恥笑了好一陣子，但看下去卻也不錯；《信徒》(Believe) 是尋求心靈療癒的動作片；《地球百子》(The 100) 人類從外太空百年回歸，這三齣算過得去。

相較之下，日劇似乎熱鬧得多。女版半澤同樣描寫基層頑抗權貴的《花咲舞不會沉默》一出便贏了初仗；處境喜劇《續·倒數第二次戀愛》是個人偏好的口味，也要追捧(厭倦了警匪偵探的我，一看見這個題材，直接無視了)；但個人最感興趣的是二宮和也的《即使弱小也能取勝》和大野智的《死神君》。

《弱小》改編自報章文學作家高橋實的同名作品。作者無意中發現一所東京大學錄取率最高的優才學校，棒球部在每周只有三小時可以使用練習場，隊員實力都相當不濟的情況下，居然能夠躋身甲子園預賽 16 強，更差一點進入甲子園。出於好奇下，在採訪球隊時發現這班擅長讀書的高材生，如何找到弱小也能夠致勝的秘技。

小說於兩年前出版，着實為許多實力不足的學生帶來一絲曙光。電視劇版找來二宮和也擔任教練。不同的是，原著中的教練出身於東京大學棒球隊，劇中二宮飾演的田茂青志卻是棒球場上實力不濟的失意者，這也許是為了強化這種「以弱制勝」的矛盾對決而作的改動吧。

劇集沿用日劇一貫的王道題材，昔日的廢材老師，如何帶領一群廢材學生挑戰棒球強隊，球員如何從接球也不懂，到後來稍懂得接球，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位置的蛻變，青春的熱血在每個鏡頭中閃現，叫人看得興奮。這就是日式熱血的感染力。

大野智的《死神君》則描述見習死神如何出現在瀕死的人們面前，一邊遞上「死神」的名片，一邊勸告對方珍惜生命。劇集改編自八十年代的同名漫畫。死亡是日本文藝創作一個永恆的題材，以此為題的漫畫小說不勝數。《死神君》有趣的地方，便在於見習死神常常因為勸告人們珍惜生命，打破了靈界的規條，被上司「主任」責罵。死神的世界，一如人間，見習死神也像打工仔般面對上司的壓力與壓迫。

於是我們可以想像，為甚麼《半澤直樹》能夠爆紅，為甚麼《花咲舞不會沉默》開播即取得亮麗收視。基層與權力的持續鬥爭，說到底，也同樣熱血。



影音館

《20 Feet From Stardom》 天后，近在咫尺

文：大秀

今屆奧斯卡金像獎曲終人散，最教人印象難忘的，肯定是主持人 Ellen 派 Pizza 和跟眾星大拍 Selfie，再加上 John Travolta 在頒發最佳電影歌曲時把 Idina Menzel 讀成奇怪的 Adele Dazeem，靚聲女星她真的要《Let it Go》！說到靚聲，本屆的最佳紀錄片(長片)，得主為 Morgan Neville 執導的《20 Feet From Stardom》，講述美國樂壇最為人熟悉的靚聲女王，她們不是 Mariah Carey、Christina Aguilera 等幕前紅星，而是一直為紅歌手和音的著名女歌手們的故事。故事絕對有趣，觀眾看後肯定有「啊，原來這曲是她唱的！」的反應，但現實就不是星夢傳奇，票房並不怎麼好。

Darlene Love、Judith Hill、Merry Clayton、Lisa Fischer 等名字對讀者來說肯定摸不着頭腦，但若我跟你講 Lynyrd Skynyrd 的《Sweet Home Alabama》、Michael Jackson 的《The Way You Make Me Feel》、Frank Sinatra 的

《That's Life》等等都有她們的「足跡」的話，上述的「啊！」就會立即出現。電影原聲大碟不讓她們當配角，要她們當一回主角！《Nobody's Fault But Mine》、《Gimme Shelter》、《Desperation》、《A Fine Fine Boy》及《Lean on Me》等等，大家可以好好欣賞幾位靚聲天后的真功夫。餘下的作品，就是她們當配角時的好歌，例如已故搖滾歌手 Lou Reed 的《Walk on the Wild Side》、David Bowie 的《Young Americans》等等，百聽不厭。

片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，就是一眾「超級女聲」強調只要唱得好，見聲不見人更好，沒想過特別要跑到幕前做主角出碟，退居幕後就是成就。但這些「靚聲王」的江湖地位也得來不易，其中 Merry Clayton 當年為 Ray Charles 伴唱時，被他「提醒」音準，教她至今難忘，「我一世人



也要唱準這個音！」而專為 Rolling Stones 伴唱的 Lisa Fischer (她有在 1991 年出過一張 Solo 大碟《So Intense》) 更是天后級人馬，就連神槍歌手 Sting 對她亦尊敬萬分。老實說，電影不是拍得極好，有時候更像幾個人一個個虛聲喧嘩，不過，就是這些真性情，才顯出這些超級女聲的才華。